

皖诗玉屑

马祖毅





皖诗玉屑

马祖毅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于志斌

装帧设计：黄牧菁

皖 诗 玉 屑

马祖毅 著

*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0 印张：9.6 插页：2 字数：19.5万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0379·18 定价：1.83元

序

冒效鲁

言诗于皖，近人陈子言有《皖雅》之辑，罗列皖诗人数百余家。子言先生，名诗，别号鹤柴，为庐江布衣，师事其乡吴北山（名保初）。北山者，与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号称清末四公子，曾上书变法，并吁请西太后归政，几罹不测。子言长北山一岁，以敬其风操，北面事之，一时传为佳话。

余生也晚，不获奉手北山，第承子言丈诲益，备蒙奖掖，赠诗并录拙作入《尊瓠诗话》。老辈忧才，提携后进，不惜齿牙之借如此。余寓沪多年，所识皖诗人，子言丈外，则有至德周梅泉、合肥李木公、桐城叶葱奇、怀宁潘伯鹰。数子皆卓然有以自立。

自来任教庐州大庠，获交盐城马君祖毅，盖廿余年前复旦旧时学侣。马君习英格兰语，著有《皖诗玉屑》，喜言诗，有匡鼎遗风，颇解人颐。继见其稿本，凡六卷，罗列五百余家专集，搜辑可谓勤矣。与论复旦旧侣，君独称赵（宋庆）、徐（宗铎）两教授博洽为不可及。两君虽执教多年，不自炫鬻，反不为世俗所重。余喜其识人具眼，

赠之以诗曰：

故交徐赵各山丘，失喜蹉然来马周。
使笔如刀中肯綮，行文翻水取雕镂。
超超元著破余地，砭砭穷年争上游。
扶隐表微追秀野，床前罗拜几诗囚。

今《皖诗玉屑》已经删订，行将付梓。其彰炳皖诗，明其源流正变，为今时借鉴，可称诗史者，又岂在少数。承命作序，逊谢不遑，重违其意，写此文时不无怀贤思旧之感。曩时诸老，俱化异物，可胜浩叹。虽然，留心乡邦史料与文化遗产者，必将人手一编。则此书之大张皖雅，使诗道益昌，其嚆矢歟。

目 录

序.....	冒效鲁 1
制墨名家吟咏录.....	1
禽 言.....	4
名画家的“无名诗”.....	9
吕本中的集外诗.....	12
“壮士刚肠不受冤” ——华岳的狱中诗.....	14
胡仔为合肥争得一篇诗.....	17
“酒狂忠愤俱发” ——吴渊的诗词.....	19
“无奈山川苦要诗” ——陈岩的《九华诗集》.....	21
《河 决》 ——贡师泰的诗.....	25
《越城谣》与《信州粮谣》 ——程国儒的诗.....	28
元代宣城七绝擢秀.....	31
吴敬梓祖辈的诗篇.....	34

池上诸姚之作·····	38
戴氏祖孙三代诗·····	42
长篇寓言诗——《猛虎词》·····	48
“遥知青草墓，花向本朝开”	
——读方授的诗·····	53
安徽女诗人作品选萃·····	57
宣城两诗僧·····	74
“诗如蜀旦鸟偏哀”	
——读《龛山集》札记·····	77
“量金不量芦”	
——关于丈洲的诗·····	82
民族风情见诗篇·····	85
关于制造船舰的诗·····	94
诗论兵害·····	97
“梨花枪万人无敌”	
——谈谈毕著·····	104
安徽竹枝词·····	106
“弃儿但望儿得生”·····	115
“延安三行”及其它	
——吴启元的诗·····	118
煎盐苦！晒盐苦！贩盐苦！·····	123
从《悯灾》谈起·····	127
水灾和赈济·····	131
《槐江诗钞》与《尺木楼诗》·····	133
写台湾风物的《赤嵌集》·····	136
姚文燮斥“科派”·····	139
“何必疲烦一路人？”	
——龙璧《荔枝引》·····	141

《子夜歌》及其他	
——关于爱情的诗·····	144
《枣巷行》——李孚青的控诉·····	150
《修船谣》与《车中妇》	
——梅庚的诗·····	153
李勉与《卖花吟》·····	157
布衣诗人朱草衣·····	160
杂技入诗歌·····	163
《河工竹枝词》	
——王士恒的诗·····	166
吴灏的《半远山房诗集》·····	169
乾、嘉年间和县三诗人·····	171
理发匠兼诗人吴鳌·····	177
随园弟子诗·····	181
铁画歌·····	184
寒窗手录泾川诗·····	189
女科学家、诗人王贞仪·····	194
“强者开心颜，弱者剥肤髓”	
——写豪强夺地的诗·····	200
全椒吴嘉诗·····	202
“天开奇想鬼神愁”	
——《越田水轮歌》及其他·····	205
“丈量急杀我”	
——《关门谣》与《关下曲》·····	208
李熙的《鞭驴行》·····	211
汪璫和汪瑛·····	214
读《浩然堂诗集》·····	216
张光藻的《北戍草》·····	219

反帝爱国诗珍·····	222
合肥三诗人·····	235
清代安徽年轻人诗抄·····	239
何人作郑笈？	
——谈《鄞谿诗集》·····	243
歪曲不了的事实·····	246
人力车诗·····	252
沈桂、吴毓麒与方玺图·····	254
《带耕堂遗诗》·····	257
“办团练，募乡勇”·····	261
《趣园诗草》·····	265
诗论印、隶、篆·····	268
许珪的《留穷歌》·····	271
陈衍洙的《岱源诗稿》·····	273
后 记·····	276

制墨名家吟咏录

徽墨从南唐李廷珪的父亲制作时就名闻遐迩了。自此以后，徽州的制墨名家踵起辈出，宋代有潘谷，明代有方于鲁、邵正己诸人。他们在制墨之余也写写诗。前人的著述中存有吉光片羽，这里不妨取出玩味一番。

李廷珪，本易水人，原姓奚。父超在唐末避乱渡江，来到歙县，因为那里盛产制墨的主要原料松材，便定居下来。他家世代以制墨闻名，南唐后主赐其姓李。《墨经》里载有李廷珪的一则五言绝句形式的《墨诀》：

赠尔乌玉诀：清泉研须洁，

避暑悬葛囊，临风度梅月。

“乌玉”是李廷珪所制的墨名。后三句讲用墨和藏墨的方法。据说“人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胶败而墨调，其坚如玉，其文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费一二分”（《歙县志》）。又据《遁斋闲览》说，有个贵族把李廷珪制的墨失落池中，以为给水泡坏了，便不复取。一个多月以后，

因一金器沉入池中，便请善泅水的人去打捞，同时把那支墨也取出了。谁知那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其人益宝藏之”。

方于鲁，原名大淑，后以字行，改字建元。他造过“九龙三极”墨，自称前无古人。他一生所制的墨，不可胜数，曾作《墨谱》六卷，内分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洪宝六类，计三百八十图式，名画家丁云鹏和吴廷羽等分别替他绘制，十分精巧。世人但知他是个墨工，却不晓得他也能诗。当时的歙县诗人兼剧作家汪道昆曾邀请他入“丰干社”唱和。梅守箕称其诗有唐风。《歙县志》说他著有《佳日楼诗集》十二卷、续集一卷、词一卷，惜已失传。清诗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录有他的一首《送张山人归越》：

雉子斑斑麦正齐，黄梅四月雨凄凄。

新安江上携尊酒，送尔看山到浙西。

《明诗综》还收有他的另一首七绝，题为《璞石席上作》：

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

正值江干春未晚，菱蒿荻笋煮河豚。

邵正己，字格之，休宁人，也以制墨闻名。钱牧斋在所编《列朝诗集》里保存了他的两首诗，录下：

寂寂铜台望，飘飘总帐悬。君王遗令日，是妾断肠年。
舞影伤罗绮，歌声咽管弦。西陵松柏冷，日夕锁寒烟。

——《铜雀台》

月转梧桐夜渐阑，长门寂寞觉知寒。临风欲奏相思曲，抱得琵琶不忍弹。

——《宫 词》

这两首诗都是为旧社会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妇女代鸣不平的。

邵正己著有《元石山房草》，也失传了。朱彝尊说：“格之专精墨务，诗亦斐然”。

禽 言

“禽言”，是一种借鸟声来抒发现实感受的诗歌。所谓禽言，实是人言。若非人言，何来实感？

模拟鸟的叫声，由于人们的方言有别和所处的环境各异，就产生了不同的说法，如布谷鸟的叫声，有人拟为“割麦插禾”，有人称为“脱却布裤”或“摘桑摘果”等等。从模拟声音出发，引而伸之，抒写感情，这就成为禽言诗了。

禽言诗在宋代就开其端。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与苏舜卿“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在他的《宛陵集》里就载有若干禽言诗，如《啼禽》云：

盆茧未成丝，破裤劝可脱。

安知增羞颜，赤胫衣短褐！

诗人写农民听到鸟儿叫“脱却破裤”，更加感到羞愧，因为连破裤也没得穿，短褐下面露着两条光腿。短短数语，反映出农民生活的赤贫。

南宋宣城诗人周紫芝也写过禽言诗。周紫芝，字少隐，家贫嗜学，年六十才以廷对第三人出身历右司员外郎，出知兴国，据说为政安静不扰，著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词》《竹坡诗话》等。这里录出其《婆饼焦》一首：

云穰穰，麦穗黄，婆饼欲焦新麦香。年年麦熟不敢尝，斗量车载倾囷仓，化作三军马上粮。

此诗借用禽言来反映战争中农民负担之沉重，这是客观存在。但作者附和秦桧主和，不从抵抗侵略着眼，发出“化作三军马上粮”之叹，未免有些片面。

后世写禽言诗的人很多，一般都继承了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如明末贵池诗人刘城在《峯桐诗集》卷五里就收有《禽言》八章，均是当时现实的记录，且抄二章：

割麦插禾，莫更延俄！尔不见楚江二熟三熟地，只今青磷白骨蓬蒿多。兵需糗糒急，马爰秣菱馱。符牒来如火，里正又重科。尔不能短衣带剑豪猪靴，祝尔驱犊插秧歌。割麦插禾！

——《割麦插禾》

脱布裤，君莫顾。贵无乌纱贱无帨，手无长袖足无屨。有裤何欣？无裤何恶？吴蚕不成丝，蜀锦来无路。葛莫问雷绸莫落，木棉花价如宝璐。珍重一尺布，脱布裤！

——《脱布裤》

清初巢县诗人鲍天球也有几首禽言诗，其中两篇写得非常感人。鲍天球，字野啸，又号匏冠道人，秀才出身，

著有《野啸诗集》。《麦枯》是这样写的：

麦枯，麦枯！种时有，刈时无。辛勤半岁犁与锄，
老妻待服儿待哺。长官狼虎吏如狙，一责四五完征输。
弥缝方谢吏人呼，里胥又复来催租。辛勤半岁犁与锄！
茅檐往往爨烟虚。幼儿涕泗不能舒，老妻日夜痛无襦。
含泪桑间语麦枯，知几急去毋踟蹰。我囊已尽君犹未，
恐官闻亦追君逋。

这篇诗真切地反映了旧社会里一般农民的痛苦，颇有感染力。另一首寓言题作《婆饼焦》，写思妇的凄苦处境，亦复悱恻动情——

婆饼焦！堂上执饼心劳劳。良人荷戈万里遥，离家
梧叶三零凋。母老望子愁良宵。羹汤厨下不能调，寻采
遗穗邑之郊，供姑作饼又复焦。堂上有泪不敢抛，堂下
泪涌如春潮。男儿壮志拥旌旄，妇人即苦宁敢挠。所悲
亲暮不相待，西林落日风萧萧。

合肥田实发，是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字玉禾，
号梅屿，授知县，改徐州府学教授，著有《玉禾山人集》
十卷。他写过《禽言四章》，有一章是：

摘桑摘果！他人果，摘未可。春深夏浅，不留一茧；
五月鸣机，不余寸丝。良人不归爨无火，摘桑摘果。摘
桑摘果！

乾隆初年，歙县有个农民出身的画家叫吴熊，字建周，

因爱探梅，人呼为颠，便自号梅颠。“隐于医，耻干谒守令。招之或以医命，都不往”（《歙县志》）。善画兰。诗才敏捷。他写过一卷《砭耳吟》，收在《北溪草堂吟稿》内，都是禽言诗，计五十六首，词语通俗。写农民痛苦生活的有：

麦饭熟，即快活。青多黄少那堪割？青黄不接贫家苦，借粮度日息加五！

桑贵了，桑贵了！养蚕取丝要蚕饱。买桑无奈青钱少！蚕兮苦饥，天寒那得衣？

三个半布——一个完租赋，一个制郎衣，一个缝郎裤，儿女两三人，半个何能分得匀？

嘉道年间，当涂人唐莹在其《谢家山人集》卷四里有二十首《禽言》，其中三首是：

泥滑滑。农田夫！胼手胝足身无襦。忽闻市中来官符，道人讼农知有无，索钱钱少吏怒呼。泥滑滑，泣在涂。

得过且过年复年，遇贼不杀留耕田。今年田荒过凶岁，贼去官来征租税。一亩输粮五斗谷，长官喜笑群生哭！

压油，压油！不竭脂膏势不休。他人瘦瘠汝肥硕，素瘕何碍吹毛求？压汝油，饮汝水，吾且爱汝不汝死。窃恐贪婪人，待汝不如此！

作者是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二首中所说的“贼”，即指革命军。“遇贼不杀留耕田”，足见革命军队爱护老百姓；而“贼去官来征租税”，弄得哭声载道，统治者的残酷于此可知。

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铜陵诗人张大观，字巨卿，自号愚谷公，在江西新昌做过五年县官，年六十卒。在其《愚谷公遗稿》卷一里有《禽言新乐府》九章，以《脱却布裤》写得比较好：

脱却布裤！不脱将奈何？催租吏甚怒。摘我檐前瓜，
毁我庭前树。脱却布裤！欲卖新丝篋已空，欲卖新谷粮
何处？剜肉医疮救眼前，布裤且持付质库。输此一斗米，
指此三尺布，袖金钱，付吏去。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泾县举人朱仲林（字引之，号镜湖，选霍山儒学教谕，光绪二年乞休），在其《古月轩诗存》卷一中有三首《拟禽言》，也以《脱却布裤》较为感人。诗中有“冬衣已典尽，那得免鞭扑？”极尽辛酸。与朱仲林同时代的黟县布衣黄瑞莲，字少白，号啸山，服贾马当，后来迁居浔阳，以医自晦，著有《韩隐庐诗钞》七卷，《补遗》一卷。诗钞卷二里有《四禽言》组诗四章，前两章是这样写的：

不如归去！却归何处？连岁苦灾荒，移家江渚住。
沙洲岗豁积如山，满眼愁云兼瘴雾。两载饥馑禾麦无，
田荒税奇仍如故。何以为家？不如归去！

鸨姑姑！一春无雨池塘枯，桔槔车水向江湖。唧唧
声声劳且痛，春不分秧秋获无。县官征粮悍吏催，朝追
呼，暮追呼。鸨姑姑！

上面所录诗反映现实的角度各有不同，揭露的深度也有差别。诗人们肯为普通老百姓做代言人，借“禽言”来诉苦鸣冤，对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多少起了些批判作用。